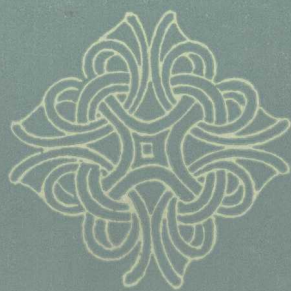


作家回忆录

群星灿烂的年代



上海译文出版社

I512.54
7

群星灿烂的年代

〔俄〕伊·伊·巴纳耶夫 著

刘敦健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И. И. Панаев
ЛИТЕРАТУРНЫЕ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本书根据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50 年版译出

群星灿烂的年代

[俄]伊·伊·巴纳耶夫 著

刘敦健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江苏丹徒人民彩印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5.125 插页 2 字数 336,000

1995 年 7 月第 1 版 199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2,000 册

ISBN7-5327-1554-X/I·926

定价:15.00 元

目 次

第一部	1830—1839	1
第一章	(开场白) 彼得堡大学附属贵族寄宿学校——教授和教员——在毕业典礼上讲演——赫沃斯托夫伯爵——文学家里姆斯基·科尔萨科夫给我的信——他举办的文学晚会——米·伊·格林卡和杰尔维格男爵——文学丑角——考试——角锥体和小圆帽——我们靠一位热心的工程师的帮助从寄宿学校毕业——几句结束语	3
第二章	寄宿学校毕业后的初期生活——我的文学习作和阅读——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巴黎圣母院》——我想发表译作的不成功的尝试——我讲述赠送女仆的事以后首次受到的精神震动——我的交往——幻想服兵役和当宫廷侍从——我被安排任职——我辞职——我发表的第一部中篇小说——在斯米尔津店里遇见普希金——关于普希金的几句话——对库科尔尼克的《托夸托·塔索》的议论及我同这部作品作者的结识	37
第三章	我同库科尔尼克的进一步熟识——他的崇拜者——《至尊者的手》首次演出——布留洛夫、格林卡和库科尔尼克的“三人同盟”——他们的友谊——权威们身	

	边的特殊人物——库科尔尼克家的聚会——布尔加林——库科尔尼克举行的晚宴——米·伊·格林卡——斯捷潘诺夫的漫画册——我继续供职——希林斯基-希赫马托夫公爵——公爵举办的舞会——斯瓦里克·斯瓦拉茨基之死——克拉耶夫斯基先生在《教育部杂志》编辑部——我同克拉耶夫斯基的结识——翻译《奥赛罗》——结识卡拉蒂庚、勃良斯基及沙霍夫斯科伊公爵	59
第四章	克拉耶夫斯基先生举办的晨间文学聚会——罗津男爵、雅库博维奇、弗拉季斯拉夫列夫及其《朝霞》、格列比奥恩卡、别尔涅特、斯捷潘诺夫、斯特鲁伊斯基等——别内迪克托夫登上文坛——朗读《赫薇里》——索科洛夫斯基——沃耶伊科夫——我举办的文学晚会——沃耶伊科夫开办新印刷所时举行的著名的宴会——俄罗斯民间舞蹈	89
第五章	印刷所开业纪念文集——爱·伊·古别尔——大斋节期间沃耶伊科夫家的晚会——朗读《疯人院》——沃耶伊科夫寄给我的一期《俄国荣军报》——克雷洛夫文学活动五十周年庆典——谢·尼·格林卡——弗·费·奥陀耶夫斯基公爵举办的上流社会星期六文学聚会——《俄罗斯民间传说》的出版人萨哈罗夫——亚金甫神父——奥陀耶夫斯基对青年文学家的态度——谢·亚·索博列夫斯基——普希金逝世及其文稿的清理——克拉耶夫斯基的名字同维亚泽姆斯基、茹科夫斯基和普列特尼奥夫的名字并列在《现代人》封套上	116

- 第六章 费·彼·托尔斯泰伯爵家的晚会——库科尔尼克一伙人——格列比莫思卡举办的晚会——谢甫琴科——先科夫斯基手下的编辑和米·亚·雅泽科夫——第二武备中学的谢拉皮翁文学晚会——亚·亚·科马罗夫、帕·瓦·安年科夫和克吕格·冯·克卢格瑙上尉——我同尼·阿·迈科夫的结识——十四岁的阿波罗·迈科夫——伊·亚·冈察洛夫和杜德什金先生——库科尔尼克在军官圈子里——阿·瓦·柯尔卓夫来到彼得堡——我同他的接近——谈论别林斯基——别林斯基的《文学的幻想》给我留下的印象…………… 140
- 第七章 《望远镜》被查禁——《读书文库》、先科夫斯基和他创造的天才——纳杰日金从乌斯季·瑟索尔斯克抱病归来——我同他的接近——同纳杰日金谈话的印象——纳杰日金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目前没有好诗？——纳杰日金对不同的出版家的态度——关于尼·伊·格列奇的几句话——果戈理在普罗科波维奇家里——巴舒茨基和他家里的晚会——筹备出版《祖国纪事》——我同克拉耶夫斯基先生就这个问题的谈话——《祖国纪事》出版公告…………… 161
- 第八章 《祖国纪事》的开端——索洛古勃伯爵和《两只套鞋的故事》——莱蒙托夫及其同克拉耶夫斯基先生的关系——莱蒙托夫的诗《有一些话语……》——普列特尼奥夫的《现代人》刊登莱蒙托夫的《司库员的妻子》——诗后莱蒙托夫的反应——莱蒙托夫同巴朗特决斗以后——别林斯基在禁闭室会见莱蒙托夫——杜德什金先生说错了——略谈莱蒙托夫的性格——梅热维

奇来到彼得堡及克拉耶夫斯基先生对他的接待—— 梅热维奇的随笔——三十年代末期的文学状况—— 我动身去莫斯科——结束语	180
--	-----

第二部 1839—1847 201

第一章 莫斯科——结识别林斯基小组成员——谢·季·阿克 萨科夫一家人——别林斯基和康斯坦丁·阿克萨科夫 ——阿克萨科夫家的午宴和晚宴——伊·叶·韦利科 波尔斯基——他在普列斯尼亚池塘举办的舞会和舞会 上的彩灯——米·尼·扎戈斯金——他家里的午宴 ——我和他同去麻雀山——莫恰洛夫扮演哈姆雷特和 奥赛罗——波戈金的建议——梅尔古诺夫家的晚会 ——巴甫洛夫和霍米亚科夫议论米尔克耶夫——在阿 克萨科夫家朗诵《故乡的怀念》——我发表在《俄国荣 军报文学副刊》上的一篇小文章——我同康·谢·阿 克萨科夫在莫斯科河德拉戈米洛夫桥附近的一席谈 话	203
--	-----

第二章 凯切尔——略谈他所属的那个小组——米·谢·谢普 金和他的家庭——到希姆基他们家的别墅去——果戈 理在阿克萨科夫家中——朗读《死魂灵》第一章——作 者亲临剧场观看《钦差大臣》的演出——尼·菲·巴甫 洛夫和卡·卡·巴甫洛娃——凯切尔和巴甫洛夫夫 妇	232
---	-----

第三章 别林斯基及其小组一八三九年时的一些观点——别林 斯基同大学生卡韦林相遇——我给克拉耶夫斯基先生 的几封谈及别林斯基的信——克拉耶夫斯基先生给我	
---	--

	的一封信的片断——我离开莫斯科去乡下——返回莫斯科——克拉耶夫斯基先生的另一封信——包特金家里的晚会——别林斯基评论《波罗金诺周年纪念》一书的文章——别林斯基对冈采尔的愤懑——我同别林斯基一起离开莫斯科……………	257
第四章	克柳什尼科夫、凯切尔和巴枯宁,以及他们莫斯科小组的一般情况……………	273
第五章	格拉诺夫斯基和莫斯科小组……………	275
第六章	别林斯基在彼得堡——巴枯宁的到来——他的来访——别林斯基迁往彼得堡市区——卡特科夫到来并住在我家里——我们的工作和娱乐——翻译库珀的《拓荒者》——卡特科夫同巴枯宁在别林斯基寓所的一场争吵——有关决斗的谈判——书商波利亚科夫——巴枯宁和卡特科夫出国——康·阿克萨科夫出国时路过彼得堡——凯切尔在彼得堡过的一年半苦日子……………	322
第七章	我们的彼得堡小组——我家里的星期六聚会——别林斯基对勒鲁和乔治·桑的酷爱——《独立月刊》——别林斯基的新倾向给克拉耶夫斯基先生造成的难堪处境——别林斯基结婚——克列切托夫——中风——涅克拉索夫——同涅克拉索夫和格里戈罗维奇结识——屠格涅夫的到来——关于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几句话……………	336
第八章	别林斯基在自己的小组以外——军事历史学家——巴舒茨基举行的午宴及他的朗读——亚·谢·科马罗夫的午餐和晚会——拉热奇尼科夫及他谋求莫斯科各剧	

	院经理职位失败——沃耶伊科夫和波列沃伊之死—— 当时文学家们对《祖国纪事》的态度——关于古别尔的 几句话.....	355
第九章	我同索洛古勃伯爵的结识——他的文学成就——奥加 廖夫和康·布尔加科夫——在我的别墅里读《蠢 货》——米·尤·维耶尔戈尔斯基——康斯坦丁·布 尔加科夫——索洛古勃伯爵的星期三聚会——亚· 巴·巴舒茨基和布尔加科夫——费·米·陀思妥耶夫 斯基的到来——他的《穷人》受到欢迎——别林斯基的 兴趣——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索洛古勃伯爵家的晚上—— 在奥陀耶夫斯基公爵家朗读屠格涅夫的《食客》及 在索洛古勃伯爵家朗读奥斯特洛夫斯基的《自家人好 算帐》——这两个剧本给上流社会留下的印象—— 亚·尼·斯特鲁戈夫希科夫家的联欢会——布留洛夫 和库科尔尼克在这些晚会上——库科尔尼克的没落	372
	回忆别林斯基.....	380
	杜勃罗留波夫葬礼随想.....	430
附录		
	文学偶像、浅尝辄止的文学家及其他 （我的回忆片断）.....	445
	彼得堡的文学企业家.....	456
	译后记.....	471

第 一 部

1830—1839

第 一 章

(开场白)

彼得堡大学附属贵族寄宿学校——教授和教员——在毕业典礼上讲演——赫沃斯·托夫伯爵——文学家里姆斯基·科尔萨科夫给我的信——他举办的文学晚会——米·伊·格林卡和杰尔维格男爵——文学丑角——考试——角锥体和小圆帽——我们靠一位热恋的工程师的帮助从寄宿学校毕业——几句结束语

在动手写我的文学回忆录时，我也应当讲一讲我自己，讲述的内容必须以叙述的连贯性为限。我将直陈心曲。披露自己比揭露别人更难；我的直爽坦率在在一定程度上会给一些办报刊的人提供口实，使他们对我采取某种冷嘲热讽的举动，然而即使想到这一点，我也会努力坚持自己的做法，毫不动摇。他们那种举动对我早已不起任何作用了。我已逐渐摆脱我在其中长大和受教育的那个环境的大部分粗野的观点和偏见，因此我能够毫无

愧色地讲述我自己的过去。

我是在彼得堡大学附属贵族寄宿学校(现为第一古典中学)读书的。在此之前我被送进高等专科学校(现为第二古典中学),我在那里只呆了两个星期……我央求把我从那里转走,因为我不愿意同非贵族出身的知识分子的孩子和手工匠人的孩子在一块儿学习。当时我十二岁,尽管满身孩子气,但我已是满脑子等级观念和自己的贵族尊严的意识。我想从高等专科学校转走,这种恳求不仅被认为完全合理,而且我有些近亲跟他们的熟人谈到这件事时甚至十分自豪说:“别看他是个孩子,可是感情多高尚呀!”——于是我在亲人和熟人的心目中赢得了声誉。

我被送进了贵族寄宿学校。

这些贵族寄宿学校是专为特权阶级的孩子们开设的,当时这些孩子的父母觉得,让自己娇生惯养的孩子白费心力,同那些非贵族出身的人和举止粗鲁的中学毕业生一起学习繁重的大学课程是一种无益的重负。贵族寄宿学校的课程几乎比真正的古典中学课程水平都要低,然而这些寄宿学校却享受和大学同等的特权。大学的一些教授和教师对此并不掩饰他们的愤懑,而且言辞十分尖锐,尤其是在考试的时候。他们耸着肩,摇着头,十分公正地指出:把大学享受的特权赐给我们这种不学无术之辈,这是一种不能容忍的不公正的做法。关于这一点,对我们讲得特别多的是拉丁语教师,他同时还在高等专科学校讲授这种语言。他以一种特别激烈的态度非难我们。他的态度不礼貌往往到了极点。如果我们有谁上课回答不出问题,按照背后同学的偷偷提示复述一通,老师往往皱起浓眉,大声说道:

“早知你要听人家提示,就该让你扛上一头蠢驴。——笨蛋!”

一见他态度这样粗野，受了凌辱的学生们便从座位上站起身来，齐声说道：

“请您对我们有礼貌一些。这里不是高等专科学校。我们是贵族。”

“哎呀，你们这些笨头笨脑的贵族！”老师反唇相讥：“你们有什么用？在高等专科学校里，随便哪个鞋匠的儿子，我只要揪住他的耳朵，哪怕最差的学生也能一字不差地说出动词 amo 的变位……”

数学教授在主持我们的考试以后，往往要恶狠狠地重复一句：

“不，你们一点用也没有……了不起当个骠骑兵或是枪骑兵。”

不过，有些教授和教师，哪怕心肠再硬，对人再严厉、再粗暴，只要我们中间有人在考试前请他们**业余补课**，态度不仅会显得宽厚，甚至十分温和。这一类人中就有那位不讲礼貌的拉丁语教师。

当学生在考试前上他那儿去，请他上业余补课时，拉丁语教师总是得意扬扬，笑嘻嘻地说：

“我得事先告诉您，我的课收费很贵……每节课二十五卢布。您补六节课就够了。这得破费您一百五十卢布——钱请先付。”

学生付钱给他。教师来上第一节课，告诉学生说，口试时由他本人来问他，余下的五节课不再来上了，推说没有时间或是生了病。

这样的老师我们没法尊敬；再说他们讲授的课程毫无价值，教学方法又墨守成规，鄙俗而又陈旧，不仅不能引起我们学习的

兴趣，反而使我们对这种僵死的知识产生厌恶……我们强迫自己去学习，只不过是為了获取某种官阶……我们的智力毫无发展，头脑反而填满了陈规陋习，越来越迟钝。照着书本逐字逐句死记硬背是我们学习的基本原则，因此，那些脑子最笨、记忆力却很好的学生总是**名列前茅**。

教师的鄙俗、愚笨和种种怪诞举止使我们把他们看作丑角，把他们那些可笑的弱点当成笑料。

历史学教授特·奥·罗戈夫⁽¹⁾上起历史课来萎靡不振，老是照搬凯达诺夫的教科书。此人个子矮小，身材肥胖，极爱吃乳酪饼，有一天他给我们讲起了伪德米特里⁽²⁾。有几个学生头一天吃晚饭时留了些小奶渣饼，这一天早晨便放到壁炉里去烤热。奶渣的香味开始吸引教授灵敏的嗅觉，逗得他心头发痒，他一句话还没说完就走下讲台，径直走到炉边，揭开炉盖，把手伸进炉中，大声说道：

“你们这儿好像有乳酪饼吧？”

“特罗菲姆·奥西波维奇，”有个学生说道，“那是伪乳酪饼，因为是些小奶渣饼。”

这句话并无恶意，但教授却觉得这是对他讲授的学科的一种侮辱，是破坏纪律。他恋恋不舍地看了小奶渣饼一眼，把它放回炉子里，然后转身对说那句话的学生严厉地说：

“你的态度很不礼貌、很不妥当，我马上带你去见学监！”他

(1) 特·奥·罗戈夫(1789—1831)，俄国历史学家，彼得堡大学及贵族寄宿学校教授。

(2) 伪德米特里(？—1606)，自立为王的俄国沙皇。一六〇四年，波兰利用俄国罗立克王朝后嗣、伊凡四世(雷帝)之子德米特里死亡疑案，支持一冒充德米特里者入侵俄国，次年占领莫斯科，伪德米特里自称沙皇；一六〇六年被杀。

把那个学生吓唬了一顿，随后平静下来，又登上讲台，一边走一边用脚擦掉地板上的几处唾沫，因为他见不得这种东西。但是这样一来，自然更促使学生们在他每次进教室之前唾得满地都是。

特·奥·罗戈夫要我们订购他编的历史教程。他说，这部教程他已经完全写好，只等付印了；但他又天真地补了两句，说他就怕波列沃伊^①这个霸道的家伙，说波列沃伊对任何神圣的东西都不放在眼里，也许会责骂他。

数学教员康·安·舍列伊霍夫斯基比历史学教授更有意思。舍列伊霍夫斯基是个诗人。他老是心不在焉，脸色苍白，头发蓬乱，在演算过程中往往停下来，忿忿地扔掉粉笔，用唱歌一样的尖细嗓音喊道：

“先生们，这种干巴巴的东西真叫人腻烦！……拉丁语老师布置什么让你们翻译啦？——让我来给你们译吧。萨卢斯蒂乌^②著作中的好些地方我都能背下来……”

学生们自然都高高兴兴满足他的愿望，于是他当即开始翻译，把他的数学忘在脑后。

学生们的相貌他一个也不认得，只记得一个走路拄拐杖的学生的名字。要是拄拐杖的学生回答不出问题时，别人就拄着拐杖站出来代他回答。老师从来都没有发觉这个把戏。

法学教师安年斯基是个个子瘦小的先生，一对黑油油的小

① 尼·阿·波列沃伊(1796—1846)，俄国作家、杂志出版家、历史学家。曾撰文激烈批评尼·米·卡拉姆津的历史观。一八二五——一八三四年间主编并出版《莫斯科电讯》杂志。杂志被沙皇政府查禁后，观点急剧右转，变得“恭顺而又谄媚”(赫尔岑语)。

② 萨卢斯蒂乌(前86—约前35)，古罗马历史学家，其著作留传至今的有《论喀提林阴谋》、《朱古达战争》等。

眼睛，一撮竖着的头发向前翘着，讲起话来把“C、3”读得有点象“H、水”，听上去很可笑。他最受学生们的欺侮。他的话从来都没有人听。他上课时，学生们有的讲话，有的叫喊，有的钻到桌子底下打牌或做猜钱面的游戏，有时干脆一齐顶着长条凳，在他身边围成一块方阵，把他逼到墙边。这时他气极了，一边哭，一边跑出教室，匆匆忙忙把脚伸进套鞋里，却不料里面灌满了克瓦斯^①。当他被调往里舍里耶夫贵族高级中学，最后一次来给我们讲课时，他跟我们告别的场面十分可笑，但同时也给我们留下了令人难忘的印象。

“先生们！”他说，“我完（原）谅诸位经常加在我身上的那害（些）凌辱。让我们友好地告（分）手吧……谁知道呢，先生们？说不定……（这时他眼睛里涌出了泪水）慎（幸）福之星会在黑海上空为我升起”……”

这一次谁也没有笑他。当他走出教室，有一个学生想用指头弹他的后脑勺时，别的学生当即拦住了……他跟所有的学生紧紧握手，他那张忧伤的脸显得极为感动；他感谢我们在最后一次把他看作人了。

所有的教师中，只有一个人因其大胆而自由的思想方式赢得了学生们某种程度的爱戴和赏识。这就是俄国文学教师瓦·伊·克列切托夫。他曾出版波多林斯基^②的叙事诗《恶魔和仙女》，并写了一篇短序，说“这是我国文学花园里的一朵小花，经过它旁边，就不能不欣赏一番”。克列切托夫毕业于中等师范学校。他三十出头，个子很高，身材结实，长着一只鹰钩鼻子，一个

① 克瓦斯，一种清凉饮料。

② 里舍里耶夫贵族高级中学在黑海之滨的敖德萨市。

③ 安·伊·波多林斯基（1806—1886），俄国诗人。